

857.64 111.918
當代
創作
文庫

張天翼傑作選



上海新象書店刊行

當代創作文庫

張天翼

巴雷編選

目次

華威先生	一
主戰者	八
稀鬆的戀愛故事	一五
路	二七
追	四〇
豬腸子的悲哀	五四
二十一個	六五
出走以後	七八
知己	九四
三太爺與桂生	一〇二
呈報	一一〇
度量	一二六

新象書店出版

當代創作文庫

魯迅傑作選	謝冰瑩佳作選	巴金傑作選	茅盾傑作選	老舍傑作選	郭沫若傑作選	張資平傑作選	郁達夫傑作選	葉紹鈞傑作選	鄭振鐸傑作選	沈從文傑作選	丁玲佳作選	冰心佳作選	廬隱佳作選
蘇綠綺佳作選	張天翼傑作選	王統照傑作選	豐子愷傑作選	葉靈鳳傑作選	田漢傑作選	林語堂傑作選	徐志摩傑作選	沙汀傑作選	蕭軍傑作選	魯彥傑作選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四月出版

張天翼傑作選

全一冊實價國幣

編選者	巴	校正者	李	出版者	新象書	印刷者	新象書	發行者	新象書店	代理發行所	大書局	全國各大書局均有出售
										上海山東中路中保坊		

小傳

張天翼湖南湘鄉人，爲我國現代屈指可數的著名小說家，曾任暨南大學國民大學教授。他的文章具有獨特的風格，是以輕鬆明快見長的，描寫方面，時常有神采之筆，爲他人所不可及者。他所寫的，全都是由於實生活中所擷取的材料，由是讀者尤能明瞭他底文章中實際上是包含着極度的悲憤，針對現實的不平，作着深刻的諷刺，所以現文壇上有着「以嘻皮笑臉的姿態，表演了現實的悲劇」的評價，給予了最高的讚美。因而，他的文章，決不是小丑式的幽默文章所可比擬，他底小說，在現文壇上，是佔着最大的成就。

在抗戰期間，張天翼先生以他超特的筆，描繪出一個趨時的空頭人物，成了一篇睥睨一時的佳作，那便是迄今尙是備受讀書界所風誦的華威先生，現特選於卷首。

張天翼先生著作頗豐，已刊行單行本的小說有移居，畸人集，追，團圓，清明時節，一年，反攻，同鄉們，小彼得等十餘種，對於童話方面，張先生亦有異特的風格，已刊行單行本者有禿大王，奇怪的地方，兩兄弟等數種。

近年來，張先生因操勞過度，患染肺病，休養，迄今尙未痊癒。所以擱筆已久，這不但使中國的現文壇增加了一份寥寂，尤使千萬愛讀張先生作品的讀者感到空虛，讓我們在這裏祈禱他早占勿藥。無疑地，張先生必將發出他更大的光芒來。

張天翼傑作選

華威先生

轉灣抹角算起來——他算是我的一個親戚。我叫他「華威先生」。他覺得這種稱呼不大好。

「噯，你真是！」他說。「爲什麼一定要個「先生」呢？你應當叫我「威弟」，再不然叫「阿威」。」

把這件事交涉過了之後，他立刻戴上了帽子。

「我們改日再談好不好？我總想暢暢快快跟你談一次——唉，可總是沒有時間。今天劉主任起草了一個縣長公署工作方案，硬叫我參加意見，叫我替他修改。三點鐘又還有一個集會。」

這里他搖搖頭，沒奈何地苦笑了一下。他聲明他並不怕吃苦，在抗戰時期大家都應當苦一點。不過——時間總要够支配呀。

「王委員又打了三個電報來，硬要請我到漢口去一趟。這里全省文化界抗敵總會又成立了，一切抗戰工作都要領導起來才行。我怎麼跑得開呢，我的天！」

於是匆匆忙忙跟我握了握手，跨上他的包車。

他永遠挾着他的公文皮包，並且永遠帶着他那根老粗老粗的黑油油的手杖。左手無名指上帶着他的結婚戒指。拿着雪茄的時候就叫這根無名指微微地彎着，而小指翹得高高的，構成一朵蘭花的圖樣。

這個城市裏的黃包車誰都不作與跑，一脚一脚挺踏實地踐着，好像飯後千步似的。可是包車例外。叮噠，叮噠，叮噠——一下子就搶到了前面。黃包車立刻就得住往左邊躲開，小推車馬上打斜。掛子很快地就蹣

到路邊行人趕緊就避到兩旁的店鋪裏去。

包車踏鈴不斷地響着。綢絲在閃着亮。還來不及看清楚——牠就跑得老遠老遠的了。像閃電一樣快。而——據這裏有幾位抗戰工作者的上層分子的統計，跑得最快的是那位華威先生的包車。

他的時間很要緊。他說過——

「我恨不得取消晚上睡覺的制度。我還希望一天不止二十四小時。抗戰工作實在太多了。」

接着掏出錶來看一看，他那一臉豐滿的肌肉立刻緊張了起來。眉毛皺着，嘴唇使勁撮着，好像他在把全身的精力都要收斂到臉上似的。他立刻就走他要到難民救濟會去開會。

照例——會場裏的人全到齊了。坐在那裏等着他。他在門口下車的時候總得順便把踏鈴踏牠一下：

叮！

同志們彼此看着。唔，華威先生到會了。有幾位透了一口氣。有幾位可就拉長了臉。瞧着會場門口。有一位甚至於要準備決鬥似的——抓着拳頭瞪着眼。

華威先生的態度很莊嚴，用一種從谷的兒子走進去，他先前那付忙勁兒好像被他自己的莊嚴態度消解掉了。他在門口稍爲停了一會兒，讓大家好把他看清楚，彷彿要喚起同志們的一種信任心，彷彿要給同志一種担保——什麼困難的大事也都可以放下心來。他並且還點點頭。他眼睛並不對着誰，祇看着天花板。他是在對整個集體打招呼。

會場裏很靜。會議就要開始。有誰在那裏翻着什麼紙張。繃繃繃繃的。

華威先生很客氣地坐到一个冷角落裏，離主席位子頂遠的一角。他不大肯當主席。

「我不能當主席。」他拿着一支雪茄煙打手勢。「工人抗戰工作協會的指導部今天開常會。通俗文藝研究的會議也是今天。傷兵工作團也要去的，等一下。你們知道我的時間不够支配。祇容許我祇在這里

討論十分鐘。我不能當主席。我想推舉劉同志主席。」

說了就在嘴角上閃起一絲微笑，輕輕地拍幾下手板。

主席報告的時候，華威先生不斷地在那里括洋火點他的煙。把銀放在面前，時不時像計算什麼似地看看牠。

「我提議！」他大聲說。「我們的時間是很寶貴的。我希望主席儘可能報告得簡單一點。我希望主席能够在兩分鐘之內報告完。」

他括了兩分鐘洋火之後，猛的站了起來。對那正在哇啦哇啦的主席擺擺手：

「好了，好了，雖然主席沒有報告完，我已經明白了。我現在還要赴別的會，讓我先發表一點意見。」

停了一停，抽兩口雪茄，掃了大家一眼。

「我的意見很簡單，祇有兩點。」他舐舐嘴唇。「第一點，就是——每個工作人員不能夠怠工。而是相反，要加緊工作。這一點不必多說，你們都是很努力的青年，你們都要熱心工作。我很感謝你們。但是還有一點——你們要時時刻刻不能忘記，那就是我要說的第二點。」

他又抽了兩口煙，嘴裏吐出來的可祇有熱汽。這就又括了一根洋火。

這「第二點」呢，就是青年工作人員要認定一個領導中心。你們祇有在這一一個領導中心領導之下，抗戰工作纔能够展開。青年是努力的，是熱心的，但是因為理解不夠，工作經驗不夠，常常容易犯錯誤。要是上面沒有一個領導中心，往往要弄得不可收拾。」

瞧他所有的臉色，他臉上的肌肉發動了一下——表示一種微笑。他往下說：

「你們都是青年同志，所以我說得很坦白，很不客氣。大家都要做抗戰工作，沒有什麼客氣可講。我想你們諸位青年同志一定會接受我的意見。我很感激你們好了，抱歉得很，我要先走一步。」

把帽子一戴，把皮包一挾，眯着天花板點點頭，挺着肚子走了出去。

到門口可又想起了一件什麼事。他把當主席的同志搭開，小聲兒談了幾句：

『你們工作——有什麼困難沒有？』他問。

『我剛才報告提到了這一點，我們……』

華威先生伸出個食指頂着主席的胸脯：

『唔，唔，唔。我知道我知道。我沒有多餘的時間來談這件事。以後——你們凡是想到的工作計劃，你們

可以到我家裏去找我商量。』

坐在主席旁邊那個長頭髮青年注意地看着他們，現在可忍不住插嘴了：

『星期三我們到華威先生家裏去過三次，華威先生不在家。』

那位華先生冷冷地瞅他一眼，帶着鼻音哼了一句——『唔，我有別的事。』又對主席低聲說下去：

『要是我不在家，你們跟密司黃接頭也可以。密司黃知道我的意見，她可以告訴你們。』

密司黃就是他的太太。他對第三者說起她來，總是這麼稱呼她的。

他交代過了這才真的走開。這就到了通俗文藝研究會的會場。他發現別人已經在那裏開會，正有一

個人在那裏發表意見。他坐了下來，點着了雪茄，不高興地拍了三下手板。

『主席！』他叫。『我因為今天另外還有一個集會，我不能等到終席。我現在有點意見，想要先提出來。』

┌

於是他發表了兩點意見：第一，他告訴大家——在座的人都是當地的文化人，文化人的工作是很重要的，應當加緊地做去。第二，文化人應當認清一個領導中心，文化人在文抗會的領導中心之下團結起來，統一起來。

五點三刻他到了文化界抗敵總會的會議室。

這回他臉上堆上了笑容，並且對每一個人點頭。

『對不住得很，對不住得很：遲到了三刻鐘。』

主席對他微笑一下，他還笑着伸了伸舌頭，好像聞了禍怕挨罵似的。他四面瞧瞧形勢，就揀在一個小鬍子的旁邊坐下來。

他帶着很機密嚴重的臉色——小聲兒問那個小鬍子：

『昨晚你喝醉了沒有？』

『還好，不過頭有點子暈。你呢？』

『我啊——我不該喝了那三杯猛酒，』他嚴肅地說，『尤其是汾酒，我不能猛喝。劉主任硬要我乾掉，』一回家就睡倒了。密司黃說要跟劉主任去算賬呢，要質問他爲什麼要把我灌醉你看！』

一談了這些，他趕緊打開皮包，拿出一張紙條——寫幾個字遞給了主席。

『請你稍爲等一等，』主席打斷了一個正在發言的人的話，『華威先生還有別的事情要走。現在他有點意見要求先讓他發表。』

華威先生點點頭站了起來。

『主席』腰板微微地一彎，『各位先生』腰板微微地一彎，『兄弟首先要請各位原諒：我到會遲了點，而又要提前退席……』

隨後他說出了他的意見，他聲明——這文化界抗敵總會的常務理事會，是一切救亡工作的領導機關，應該時時刻刻起領導中心作用。

『羣衆是複雜的工作又很多。我們要是不能起領導作用，那就很危險，很危險，事實上，此地各方面的

「工作也非有個領導中心不可。我們的担子真是太重了，但是我們不怕怎樣的艱苦，也要把這担子担起來。」

他反復地說明了領導中心作用的重要，這就戴起帽子去赴一個宴會。他每天都這麼忙著，要到劉主任那裏去聯絡，要到各學校去演講，要到各團體去開會，而且每天——不是別人請他吃飯，就是他請人吃飯。

華威太太每次遇到我，總是代替華威先生告訴苦。

「唉，他真苦死了！工作這麼多，連吃飯的工夫都沒有。」

「他不可以少管一點，專門去做某一種工作麼？」我問。

「怎麼行呢？許多工作都要他去領導呀！」

可是有一次，華威先生簡直吃了一大驚，婦女界有些人組織了一個戰時保嬰會，竟沒有去找他，他開始打聽調查，他設法把一個負責人找來。

「我知道你們委員會已經選出來了，我想還可以多添加幾個，由我們文化界抗敵總會派人參加。」他看見對方在那里躊躇，他把下巴掛了下來：

「問題是在這一點，你們委員是不是能够真正領導這工作？你不能够對我担保——你們會內沒有漢奸，沒有不良份子？你能不能担保——你們以後工作不至於錯誤，不至於怠工？你能不能担保，你能不能能够担保的話，那我要請你寫個書面的東西，給我們文抗會常務理事會，以後萬一——如果你們的工作出了毛病，那你就負責！」

接著他又聲明：這並不是他自己的意思，他不過是一個執行者，這里他食指點點對方胸脯：

「如果我剛才說的那些你們辦不到，那不是就成非法團體了麼？」

這麼談判了兩次，華威先生當了戰時保嬰的委員，於是在委員會開會的時候，華威先生挾着皮包去坐這麼五分鐘，發表了一兩點意見就跨上了包車。

有一天他請我吃晚飯，他說因為家鄉帶來了一塊臘肉。

我到他家裏的時候，他正在那里對兩個學生樣的人發脾氣，他們都掛着文化界抗敵總會的徽章。

「你昨天爲什麼不去爲什麼不去？」他吼着。「我叫你拖幾個人去的。但是我在台上一開始演講，一連你都沒有去聽，我真不懂你們幹了些什麼？」

「昨天——我去出席日本問題座談會的。」

華威先生猛地跳起來了：

「什麼什麼——日本問題座談會？怎麼我不知道，怎麼不告訴我？」

「我們那天部務會議決議了的。我來找過華威先生，華威先生是不在家——」

「好啊，你們祕密行動！」他瞪着眼。「你老實告訴我——這個座談會到底是什麼背景，你老實告訴我！」

對方似乎也動了火。

「什麼背景呢？都是中華民族部務會議決定的，怎麼是祕密行動呢……華威先生又不到會去，開會也不終席，來找又找不到……我們總不能把部裏的工作停頓起來！」

「混蛋！」他咬着牙，嘴唇在顫抖着。「你們小心，你們，你們，你們……」他倒到了沙發上，嘴巴痛苦

地抽得歪着。「媽的！這個這個——你們青年……」

五分鐘之後他抬起頭來，害怕地四面看一看，那兩個客人已經走了。他歎一口長氣，對我說：「唉，你看你看，現在的青年怎麼辦，現在的青年！」

這晚他沒命地喝了許多酒，嘴裏嘶嘶地罵着那些小夥子。他打破了一隻茶杯。密司實扶着他上了床，他忽然打個寒噤說：

『明天十點鐘有個集會……』

二十七年二月

主戰者

快吃中飯的時候，鄭退庵先生從茶店回到家裏。他捧着肚子坐下，那張藤躺椅，嘴裏照例要咕囓幾句：

「章老七真糊塗，真是個昏蟲。」

太太正在揉着糯米粉，袖子捲得高高的。她問：

「什麼昏蟲？」

「昏蟲就是昏蟲：昏頭昏腦的。」

她想了一會兒。她知道他今天又跟別人爲一句什麼話吵了嘴，兩手就停止了動作。

「怎麼呢？」

鄭退庵先生把尺來長的煙桿裝上關東菸葉，慢吞吞地說：

「他啊——哼，他說中國不能打仗。他說中國要跟洋鬼子動手，那簡直的是到老虎頭上搔癢……我

跟他吵了好一陣子：『真氣死人唉。昏蟲嘛……』」

他擰根洋火點着了煙，呼吸有點喘喘的。夾袍領子雖然敞開着，他可總覺得自己的領子越漲越大，給擠得很難受。

「這些人啊——哼！」他把小褂的扣子解了兩顆，摸了摸額子。「他們全無腦筋：他們簡直不曉得國

家是什麼東西。噢，中國就該這樣喬法子——給人打了嘴巴子不回頭！」

太太兩手動作慢了下來，好像那些糯米粉漸漸變硬了似的。她看看丈夫，又看看桌子上那塊破石板。

「唉，不要跟他們生氣罷。他們反正是——是昏蟲。」

「不是生氣。我祇是想中國沒有救。怎麼得了呢？」——中國有這麼多喬子，一點教育也沒受過的……」

說了歎一口氣。

天氣陰沉沉的。板縫裏有水氣溜進來，似乎想要叫鄒廷庵先生身上發霉。他忽然聯想到章老七那付縮頭縮腦的樣子，死咬住那句話跟別人抬槓唾沫星噴呀噴的。

「哼，他也想叫我跟他一樣腐敗——那不行！」

「腐敗？」太太彷彿怕他看他不搭嘴，他會生氣，機械地問着。

「嗯……並不是我學過幾年法政，就看見他們不起。國家總是國家，要是攪得不像個國家——不打可行，你看你曉得伍太太爺怎麼說法子——那個那個伍太太爺：——」

太太趕緊插嘴，急切要知道他的樣子。

「嗯，他呢？」

「他說打是該打，總要等一個大英雄出世才能打。他說這是天數。他說現在就忍住點個，現在不能跟鬼子動手。」

那個爲的要專心來談天，把兩手抽出了糯米鉢子——在圍裙上擦着。可是她不知道對伍太太那種論調該表示什麼意見，祇歎了一口氣。

「這個世界怕的是要亂了。」她很小心地瞞着他。「你看我們的田——一年大水一年乾的，收不到幾成租……那年子大水，後來洋人買的打進來了，第二年收得好好的，穀子又不值錢。真是怕會要亂，他們

說長毛鬧的那年子就鬧過旱荒的。」

男的咕嚕着：

「真是亡國奴，真是亡國奴！」

「怎麼是亡國奴呢？」

「亡國奴就是亡國奴。你看看伍大太爺那個說法！」

聽的人瞧着他，一面拿塊濕布蓋上那個鉢子。她想：他今天大概連那個老頭兒也得罪了。他已經四十好幾了——這個老脾氣還是不改；祇要別人不相信他的話，他就抬槓。

她輕輕勸了他一句，好像生怕他聽見似的：

「何必呢？」

鄭退庵先生騎了下來，兩手放到肚子上。他氣平了些，祇是用斬鉄截釘的聲調談着他自己的見解。他認為中國不會打不過。

「你看那年子上海打仗罷：中國老百姓一齊來幫忙，連做工的也上火線。你看！」

「真的。」

「祇要齊心，怕什麼！」說話的人把嗓子提高了些，臉也有點發紅。「哼，不能打——屁話！」

他閉了好一會嘴，然後他吃力地在桌上摸着了那根煙桿，一面自言自語地說：

「這個樣子下去不得了。中國總諺有點變動，說不定變好了，說不定也會更壞。不過變總該變一下的。」

太太就張大了眼睛瞧着他：不知道他指的是誰。

這位家主公安閒地抽起煙來了。他每天上茶店裏去，——總有些人跟他拿些不相干的題目吵嘴。他

一回來就得跟她談這麼幾句，然後心平氣和地躺在藤躺椅上，好像在等着一件什麼事，一件不要他自己操心，別人就會替他辦好的事。

於是家裏的一切——又都照着老樣子過下去。太太覺得今天已經談够了天，就洗了手到大門口去，看看他們的小連子有沒有跟高媽回來。

連小連子叫她的方式也永遠是一樣的：老遠一瞧見她，就撇下了高媽往家裏奔來——

「媽媽！」

這孩子才十歲，嘴唇上全是墨，可是吃飯之前他不肯洗個臉。他很多嘴，弄得嚼着的東西噴到了飯碗裏。

「我看見六哥哥。」

「他說什麼？」父親問。

「沒有說什麼。他等下子要到我們家裏來。」

他又一大塊肉餅塞到嘴裏，又說：

「要打仗了！」

「胡說！」

「真的，你不相信你問馬家駒。」

鄭退庵先生彷彿吃了一驚：

「哪個是馬家駒……胡說！」

太太睜了丈夫一眼，又微笑着看看兒子。她慢慢地扒着筷子，慢慢地嚼着——似乎怕吵得他們爺兒倆說不清話。

小連子趕緊把嘴裏的東西吞下一部份

「馬家駒是五年級的，力氣才大哩。他說要當義勇軍也會當。義勇軍打仗了，這是真的，你去問他好了。我們也有小小義勇軍——老師不許我們唱：……」

做父親的噓了一口氣，正經着臉色對住親搖搖頭：

「你看一個歌都不許唱！那些老師啊——不是亡國奴就是昏蟲！」

女的知道他一扯到什麼題目，總得有幾句談的。於是擺着付注意的樣子等他的下文。他用原來的語句，用原來的聲調，把那些話又重複了一遍末了——

「章老七還說我是故意這個樣子說的。他說：『你要跟人抬槓，就故意這個樣子說法。』……哼！」

小連子可也沒什麼過嘴，結里結巴說了馬家駒跟楊希聖打架的事之後，又告訴別人——黎雯在黑板上寫「打倒太陽照眼睛」就挨了三十下手心。

做母親不知道聽着誰的才好，一會兒訂到這個臉上，一會兒訂到那個臉上。

可是忽然——小連子把筷子一摔，跑大門那邊直奔。他看見了六哥哥。別人答允給他一個皮球的，這個瘦條條的客人是退庵先生的姪兒，在縣政府裏當科員，常來跟他們談點兒時事。他把帽子一放，很舒服的樣子坐下來，滿不相干似地說了一句：

「要打了」

鄭退庵先生從飯碗上抬起臉來，跟太太互相睜了會兒。他問：

「什麼？」

一看見小連子老纏着六哥哥，他臉上就地放出了從沒有過的嚴厲顏色：

「滾開！」